

“白发相亲” ——上海相亲角的择偶行为分析^①

孙沛东*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10620)

[摘要] 相亲角和“白发相亲”是2005年以来城市青年择偶领域内出现的新现象。本文考察了“白发相亲”者的阶层构成及其特征,重点分析了“知青一代”父母代替子女相亲所采取的择偶步骤和择偶策略。研究发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具有城市性;从“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白发相亲”的实质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

[关键词] “白发相亲”;相亲角;择偶步骤;择偶策略;“知青一代”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2) 02-0030-07

一、引言

相亲,是件土得掉渣的事情;上海,是个前卫开放的时尚之都。可如今,这两个名词却紧密相联。自2005年6月起,上海某公园一角自发组织并形成了以摆摊挂牌的方式,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一个免费平台。据媒体报道,这一现象在国内大中城市屡见不鲜。相亲角指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的某些公众场所(如公园等)出现的免费相亲场所。“白发相亲”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代理择偶方式,指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新型的择偶模式。

在相亲角,被征婚者以女性白领为主,年龄从20多岁到40多岁不等。待婚男女的学历普遍都是本科,硕士甚至博士也不少见;主要是本地人,至少是“新上海人”;以公司职员、公务员,或者如会计师、科研人员等专业人士为主。根据李强(2004:305)提出的中产阶层的标准,这些被征婚者都属于城市的中产阶层。

一般而言,子女成功跻身于上海的中产阶层,父母应该自豪。但是,相亲角的父母却充满焦虑和担忧。他们把公园的一角变成人才集市一般,绳子上、树丛上挂满纸条,上书儿女的资料以及对伴侣的要求。有些父母风雨无阻,连续五年坚持要为子女寻找配偶。本文试图理解这一现象,“白发相亲”的步骤和策略是什么?“白发相亲”现象背后有何社会内涵?

在2007年9月到2008年6月间,针对上海某公园相亲角,笔者设计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活动,主要包括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访谈的对象以父母组为主,子女组为辅。深度访谈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父母对相亲角的认知;子女的择偶经历和故事;父母对子女择偶难的理解;子女对“白发相亲”的态度和反应;两代人择偶方式的比较等等。此外,还收集了在改革开放以来关注“大龄青年”婚

^①基金项目:1.2011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名称:“白发相亲”与社会的情感结构,项目编号:HZF11003);2.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名称:“白发相亲”与择偶市场化—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研究,项目编号:10HZK032);3.2011年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大都市社区治理与公共安全专业能力实践基地”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名称:“新司法框架下的大都市婚姻研究”)。

[收稿日期]2011-11-03

[作者简介]孙沛东(1976-),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姻问题、以及择偶与家庭的媒体报道和学术讨论。

二、谁在“白发相亲”

笔者访问了43位“白发相亲”者,其中男性17人(39.5%),女性26人(60.5%);被访者的年龄从48-73岁不等(其中只有一位年仅36岁,他是为妻子的姐姐寻找结婚对象)。他们主要以上海人本地人为主(83.7%),只有7位来自外地(江西、湖北、黑龙江和天津四地),占16.3%。

有学者将1947-1957年出生的人口称为“知青一代”(彭希哲、任远,1998);陈意新(1999)认为它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万多的人。杨国斌(2007:384-398)认为“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大体上指同一个代。事实上,“下过乡”和经历过“文革”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自上世纪中期起,上海市曾经有110余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张宁宁,2011)。在相亲角的43位被访者中,按照年龄,1947-1959年出生的有30人;1942-1946年出生的有10人;1935年、1960年和1972年出生各1人。总体看来,他们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而且70%的人(30人)属于“知青一代”。由此可见,“白发相亲”者的人员构成以上海知青这一代人为主。

他们的教育背景:小学及以下有2人,占4.65%;初中有12人,占27.91%;高中(包括中专)有12人,占27.91%;大学有17人,占39.53%。由此可见,“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高,高中以上学历的占到群体的67.44%。其职业分布为:管理人员11.6%,指企业主、企业培训主管、财务主管、销售主管和总经理秘书等;国家干部18.6%,指公务员、国企管理层、街道干部和工会干部等;技术专家30.2%,指教师、研究人员、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等;普通职员34.9%,指普通工人和普通职员。其他4.7%,指农民和家庭妇女。包括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技术专家在内的三类人员占“白发相亲”这个群体的60.4%,其配偶的职业大致相同或妻子一方略低于丈夫一方。就住房情况而言,以家庭为单位,36位本地人共有54处房产,平均每个家庭占有住房1.5套。因此,从教育水平、职业、住房三个指标来看,“白发相亲”的“知青一代”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本研究的“中产阶级”概念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

三、“白发相亲”的择偶步骤

一个完整的择偶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远望、近观、详议、网聊和面谈。其中,前三个步骤由待婚者的父母或者亲戚朋友负责,后两个步骤才是本人出场。

(一)远望

父母之间“相亲家”先于子女之间“相亲”。

“到这儿来呢,就是要看父母,谈吐方面看得出来的。那种父母很喜欢打扮的,很好看的,小孩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管儿子女儿,父母打扮得很过的,不灵的。人家都说,小孩多少是要看父母的,一点也不错。父母好,孩子也好,孩子本质不会坏的。”(被访者S38-ZFZ^②)

一位嗑瓜子的外地母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一对儿女找对象的她大概50来岁,来自山西某农村。笔者每次去相亲角都能遇到这位家长,她的“摊位”前总是少人问津。而她总是坐在人行道旁边的台阶上,择偶牌摆在台阶下面。每次她都拎着一大塑料袋瓜子,坐在台阶上嗑,右脚前方摆着一只很大的、有盖的玻璃水杯。笔者询问过周围人,为什么不愿意跟这位母亲倾谈。其中一位这样说:“跟她谈?哼哼...这样的姆妈能教育出什么好儿子?我家囡囡嫁给她儿子?吃不消的!”言谈之间,

^②S38-ZFZ,S表示父母组受访者;38是序号,指第38位被访者;ZFZ是由被访者姓名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写。本文中所有此类编号参照此标准。

这位父亲不断地摇头,不屑之情溢于言表。

(二)近观

“远望”之余,如果比较有“眼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这个阶段,父母的长相、打扮和气质的优劣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其他人是否愿意主动走上前去攀谈。被访者 S25-YL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她 60 岁,身材高挑,肤色白皙。Y 女士出身高干家庭,大专毕业,原先在内地的某外贸专科学校当校长,目前在上海经营外贸企业。她来相亲帮助弟弟的女儿找对象。Y 女士落落大方,笑意盈盈。在喧嚣嘈杂的相亲角,她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很多人的视野,并被围观,这意味着其择偶信息能够迅速有效地传播出去,而符合其择偶条件的目标父母也会在短时间内与其接洽。

相反,父母的“不雅”言行则有可能成为子女丧失潜在的优质结婚对象的直接原因。

“我要看大人的,看大人可以看到小孩。有些大人讲话,嘴里不干不净的,好像没涵养的,讲话,声音,语速,嗒嗒口水,一塌糊涂!你赶快就不要跟他多说了。”(被访者 S16-ZGR)

另外,出于“首因效应”和“晕轮效应”,很多父母,尤其是母亲们都会精心打扮一番才会“入场”。她们大多穿戴比较整齐,很多人都佩戴着首饰,比如珍珠项链,金项链,翡翠手镯之类,少数母亲还化淡妆。外地父母尤甚。

(三)详议

详议主要涉及“通报”基本情况;传阅双方照片;详谈各自条件以及交换联系方式四个小步骤。很多人为了提高效率,把基本条件手写在一张纸上,拿在手里举着,或是挂在树上,自己站在一边。初步交谈下来条件比较匹配的话,家长们就会身上或者随身携带的手袋中掏出儿女的照片相互传阅。事实上,详谈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帮助双方家长比较深入地了解对方子女和对方家庭的信息,有利于帮助子女尽快进入择偶的第四个步骤——网聊阶段;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详谈,一些父母在谈话过程中不经意暴露自己待人处世的细节被另外一些“明察秋毫”的父母掌握,前者一旦被认定为行为“不端”,则可能成为子女择偶的“负资产”,他们的择偶行动也因此前功尽弃。

(四)网聊

网聊是指待婚男女通过 QQ、MSN 等网络即时聊天工具进行交流沟通,彼此增进了解,以达到网上相亲的目的。与普通的网上交友不同,待婚者之间的网聊以确定结婚对象为目的。而且双方的基本情况已知,借助网络沟通来衡量对方是否合适自己的要求,以便决定是否开始与其恋爱。

网聊这种间接相亲方式的出现主要是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避免尴尬。双方互换 QQ 号码或者 MSN 号之后先聊,聊后感觉不错,再见面决定是否确立正式的恋爱关系。相对于那种传统的直接面对面的相亲见面,少了很多不自在,免去了四目相对,面面相觑的尴尬。二是节约时间。网聊的时间和地点不受限制,只要工作之余都可以上网相互了解。三是节约金钱,可以节省一些不必要的金钱开支。四是“退出成本”低,如果通过网聊判断出对方不合适自己,不愿意继续接触,他们直接删掉或者屏蔽对方的 QQ 号码或者 MSN 号即可。

(五)面谈

面谈的费用一般由男方负责。通过相亲角的婚介见面的男女,中间人通常会将双方约在公园旁边的酒店大堂,之后正式为双方介绍。后者完成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之后,再决定面谈的地点。根据男方的经济实力和“诚意”,面谈的地点通常是由待婚男女通过网络或者电话自行商定。刚刚开始相亲或者(并且)出手阔绰的男孩子倾向于高档西餐厅,经济条件一般者会选择比较安静的咖啡馆、茶座或者是麦当劳等西式快餐厅,女方也普遍认为这类地方更为安全。面谈的结果有两种:“见光死”和“一拍即合”。就访谈资料来看,目前尚且没有一见钟情的案例,见面之后即“拜拜”的情况不少。

四、“白发相亲”的择偶策略

为了帮助子女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父母们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主要分深度介入性策略和轻度介入性策略两类。

(一) 深度介入性策略。

由于婚姻市场上内部竞争机制的存在,这里不时出现父母之间相互拆台的情况;某些家长对那些自来找对象的青年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充满不屑、鄙视和敌意。

1、本地父母与外地父母相互拆台。

被访者 S14-YLS 的女儿无论在年龄、职业、相貌、学历哪个方面都不占优势,因此她深感到自己的女儿遭受到来自婚姻大市场,尤其是外地优秀女孩的竞争威胁:

“你知道 520 吗? 谐音就是我爱你,在浦东世纪公园的相亲活动,我去过一次,人非常多。相亲的人来自安徽、南京、北京,手里都拿着大旗子,他们人都挺优秀的。还有父母陪着女儿来找上海老公,喊着‘我们要做上海人,我们要找上海老公,我们要把那边房子卖了来上海,要在上海生第三代,第四代,要在上海生活下去,’所以上海优秀的男生都被他们找掉了,张江那边也有好多男孩都被找掉了啊,我看到真的惊呆了。你说怪不得我们女儿会找不到,对吧? 我看他们女儿真的很优秀的哦,他们说他们女儿要相貌有相貌,要学历有学历,年轻貌美,有钱,可以倒贴,就是要做上海人!”

被访者 S34-SYS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来自外省的未婚儿媳,明确表示不考虑上海本地的小姑娘:

“我跟你讲啊,我有一点点排斥上海的小姑娘。一个是她们条件蛮高的,另一个就是像她们本地人一样,有点娇生惯养,很难伺候的,那我们吃不消。我们就想找外地的小姑娘。能吃苦,能做饭给阿姨吃啊,就是要会过日子。据我了解,像我们外地人呢,80%是很排斥上海人的。”

2、某些父母对“自找男女”和“相亲冠军”的敌视。

为了女儿,被访者 S12-WM 与丈夫“常驻”相亲角,他们对附近两位自找对象的大龄女性充满鄙视:

“现在小姑娘自己找到的也蛮多的(努嘴示意),好的自己吃进,不好的也自己吃进,对伐? 这个说不清楚的。有些小姑娘活动能力比较强,自己好解决的,但是,我们小姑娘不属于这个类型,不是怎么开放的。”

“好的自己吃进,不好的也自己吃进”这类的话明显是来自股票市场,她将“自找女”喻为“操盘手”,“有些小姑娘活动能力比较强”貌似褒奖,实则贬低:在她看来,“活动能力强”代表着“开放”,而“开放”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语汇里与“随便”同义,在男女关系上面“开放”几乎指向“滥交”。

而被访者 S11-ZLS 将自己女儿的婚事迟迟悬而未决归咎于“她人老实啊,就是自己不会谈啊。阿拉还没找到,伊拉就来轧闹猛,现在寻朋友越来越难了!”被访者将“阿拉”与“伊拉”归为两个阵营,由于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得这位母亲不能掩饰对“伊拉”的敌意。

事实上,相亲角的父母们很不信任那些亲自上阵的待婚男女:

“骗钱的也有。那我刚还看到一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找。后来我听了下他说是七五年的,三十三,虚岁三十四岁了,应该是不小啦。他是一米八,在跟别人聊。我想他怎么自己来了,这也不大对劲,少的很。我第一次看到。”(被访者 S16-ZGR)

另外,相亲角的某些女方父母也会嘲弄“相亲冠军”。

“有个男的复旦毕业,他说因为个子矮,又不漂亮,一直没有成功。他说自己条件挺好的,房子有两套,收入每月八千。我上次过来看他资料还在这里。他是自己过来的,他在好几个婚介所都登记过的,你去看这里的几个婚介点,都有他手机号码的,上面写的优秀男士什么的,我不知道他写过多少,别人说这人都可以评相亲冠军了。”(被访者 S14-YLS)

(二) 轻度介入性策略。

来到人民公园为子女找对象的家长或者亲戚大致有三类：一类父母占多数，其子女已错过了最佳婚龄；二类父母则是子女年纪尚轻，条件甚佳，二者的心态差别很大：前者火烧火燎；后者优哉游哉，甚至有点看热闹的心态。第三类父母是“搅局者。”

1、“摸市场”的父母。

为了“摸市场”，被访者 S17-DZY 来到相亲角。

“我女儿是不着急。我们是想这个样子的：24岁了，谈朋友起码也要两年，最起码要交流对吧？你没有交流，怎么知道大家的性格合得来呢？交流以后，大家互相熟悉，就行了（笑）。因为年纪轻么，很多事情要慎重一点，这个是终身大事。这个婚姻大事，我又不好强求她的，要她自愿的，所以我来这里了解一下：这个社会上，这人际里面，到底怎么样？”

2、“凑热闹”的父母。

也有一些父母来这里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凑热闹”。这类父母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消遣”，他们对子女的婚事基本没有干预能力，也基本已经放弃干预，又不甘心；

“我老婆有时也跟我一起来，一起过来玩玩。一方面呢，高兴高兴，这里环境也满好的，空气也新鲜。现在不同了，小姑娘30多岁不结婚，男孩子40多岁不结婚都出现了。有好的结婚，没有好的就不要结婚，现在不结婚的也很多，结了婚不生孩子的也很多，无所谓，我们现在社会条件都好了嘛，她们都有养老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对伐？”（被访者 S41-NXS）

另一种是来到这里，他们多少抱着一种“消遣别人”的姿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相亲角以及相亲这种择偶方式不甚信任，甚至对来这里帮助子女寻找配偶的父母们有些鄙视。在与被访者 S37-WGR 谈话的过程中，一位自称来自东北的安先生也参与了访谈。他48岁，属于“陪读一族”，女儿年轻漂亮，目前在沪某名校就读。

“我孩子这方面根本都不愁。追我女儿的人太多了。那些男孩都特别优秀，她都不考虑。她86年的，今年23，她都不考虑。现在追求我女儿的人，几十亿的富翁都有，他家很好，啥都有，她都不考虑。你们的女儿有这么优秀吗？没有才来这里的吧！”

3、父母“搅局者”。

被访者 S39-LYQ 是一位丧偶的老知青，在中学教师的任上退休后，自办公司，仍处于初创阶段。他掰着手指头，非常详细地谈及自己对于理想的儿媳的条件。与其说他是替儿子找对象，不如说他是为自己找员工。不仅如此，他还在相亲角散发了一些写着自己的公司最新招聘信息的广告纸。

“我没别的什么要求，首先就是女孩子一定要聪明，语数英这三门课都要好，特别是数学要好，反应要快，语文只要及格就好啦。第二个就是要能帮上忙。比如说我这个公司，她要帮我做个助手，人员配备，业务来往啊。第三个要求跟家庭有关，要把家里打理好，对小孩要照顾好，我就是这三项。”

来自江西的被访者 S34-SYS 内退前在某印刷厂做质检工作，并与丈夫开了一家饭店，生活不错，后因丈夫的婚外情离婚，自己带着儿子生活。在未来儿媳的籍贯问题上，母子意见相左：

“儿子倒不是很排斥上海的小姑娘，他就想找南方的小女孩。我说，妈妈很喜欢北方人，他说，他就喜欢南方的小姑娘。我听他的口气一定要找南方人。南方人有什么好？他爸爸之前搞的那个不也是南方人嘛，破坏人家家庭能干么。上海女孩子娇生惯养，自理能力差，而且条件又这么高，要房子，要车子。本身她们自己又没什么的，还要找这么高条件的男孩。”

由此可见，被访者对上海小姑娘，甚至是南方女孩的强烈排斥感与自己的婚姻解体有关，前夫与年轻店员的不正当关系使得她对于南方女孩这个群体深恶痛绝，上一代人的情感纠葛似乎已经影响到下一代的择偶。事实上，这种影响是双向的，除了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源或地位，家庭结构对子女婚

姻进入有影响(South, 2001: 606-626)。单新家庭对婚姻进入有负向影响,即与双亲具在的正常家庭长大的孩子比,在破碎家庭长大的青年会延迟结婚甚至不婚。

被访者 S23-SYS 对未来女婿的要求很多,在相亲角挑选一年,仅有 5 位结婚候选人入目,凡是不符合择偶条件的,一律“杀掉”:

“第一工作要好。第二个条件是外貌。我不讲究也就算了,女儿要求的嘛。但是最理想的是人要知识分子一点,和我家相配一点。工人家庭就算了。但是我看了一年,只拿了 5 个,样样都有的没几个,全部被我杀掉了。”

四、结语

首先,笔者发现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具有城市性。大陆最初的相亲角是由晨练的老人自发组织的。毋庸置疑,晨练是城市老人才有的习惯,晨练场所也属于城市空间的一种。其次,相亲角和“白发相亲”现象都出现在大、中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不仅子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有些流出的父母及家庭也处于城市。与“知根知底”、乡土性仍然保留的小县城和农村不同,在流动性较强的城市,“白发相亲”者彼此之间基本上是陌生人。

其次,从“自发相亲”到“白发相亲”,“知青一代”父母选择公园这种公共空间来解决婚恋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路径依赖。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在 80 年代有政策依据。由于政策上的规定,如果想返城,知青往往不大会结婚。被访者中属于这种情况的不在少数。“大龄青年”当时被视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此多次报道。随后各级地方政府都对此做出了反应。工、青、妇都组织了联谊活动,妇联还提供登记和介绍服务^③,很多人通过这种途径解决了婚姻大事。这为把个人婚姻问题公开化、社会化做了铺垫,使相亲集体化显得并不突兀,也为现在的相亲角或相亲集市打下了铺垫。

另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具有实际操作层面的路径依赖。上个世纪 80 年代,北京的龙潭公园曾经聚集着很多为自己寻找配偶的回城青年(谭进、胡一敏, 2007),这是“自发相亲”;20 多年后,他们又自发组织了“相亲军团”,“白发相亲”。

最后,与传统的父母包办不同,“白发相亲”的实质是代办择偶,是“毛的孩子们”(Chan, 1985: 1-5)试图帮助“邓的一代”(Cherrington, 1977: 3-7)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然而,在新生代婚姻这个问题上,两代人的怕与爱奇妙地纠缠、融和在一起,于是,相亲角这个光怪陆离的图景便展现在我们眼前。“毛的孩子们”走过了特殊的人生道路,他们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耽误的社会生活”,并遭受了“经济转型的困窘”(陈意新, 1999),因此,对生活,他们有着特殊的怕。他们的子女——“邓的一代”迎着改革大潮出生,顶着“独生子女”的光环或者魔咒,他们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们的父母——“毛的孩子们”的爱与怕在子女婚恋这个环节集中爆发。

[参 考 文 献]

- [1] 李强. 转型时期: 中国社会分层[M].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 [2] 彭希哲, 任远. 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J]. 社会学研究, 1998(1).
- [3] 陈意新. 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J]. 二十一世纪, 1999(56).
- [4] 杨国斌. 红卫兵一代的认同转变, 载载宋永毅主编. 文化大革命: 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M]. 田园书屋, 2007.

^③ 怀默霆和白威廉一书中提到,通过舞会让未婚适龄青年认识曾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存在,但后来被指是“资产阶级”和“腐化”,最终停办,参见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张宁宁.回沪知青群体社会保障问题探析[J].劳动保障世界,2011(8).
- [6] South, Scott J.The Variabl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the Timing of First Marriage: United States, 1969–1993.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01(30):P606–626.
- [7] 《中国妇女》大龄青年婚姻专号将出版[N].人民日报,1984年9月8日.
- [8] 为帮助大龄青年解决婚姻问题 北京市举办大型联欢晚会[N].人民日报,1984年6月20日.
- [9] 郑州为大龄未婚青年举办晚会[N].人民日报,1984年7月3日
- [10] 四千“红娘”搭鹊桥[N].人民日报,1985年2月6日.
- [11] 祝您幸福[N].人民日报,1985年3月1日.
- [12] Whyte and William L.Parish.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3] 谭进,胡一敏.“父母包办相亲”是提高婚恋效率还是“开历史倒车” [J].*观察与思考*,2007(10).
- [14] Anita Chan, *The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P.1–5.
- [15] Ruth Cherrington, *Deng’s Generation: Young Intellectuals in 1980s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7, P. 3–7.
- [16] 张晓蓓,元明.当代青年择偶的收入观——郎才女貌悖论[J].南方人口,2010(5).
- [17] 赵彦.中西方女性择偶观念之对比[J].南方人口,1997(2)

Parental Matchmaking for Children’s Marriage: An Analysis of the Marital Spouse Selection Behaviors in the Parental Matchmaking Corner in Shanghai

SUN Pei-d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Parental Matchmaking for Children’s marriage and the parental matchmaking corner have been popular for the young people’s marital selection in China’s urban since 2005.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ental Dating Behaviors and demonstrates the marital selection strategies of the parents born in 1950s and 1960s for their unmarried Children. Findings show that parental matchmaking for their children is a new social phenomena in the marriage market in the 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 parental matchmaking corner for children’s marriage developed from the individual and spontaneous behaviors to more organized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is social phenomena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parental generation grown up in Mao Ze-dong’s time to help the generation Deng Xio-ping’s time to overcome their marital difficulties.

Key words: Parental Matchmaking; Matchmaking corner; Marital Spouse Selection; Strategies; Well-educated youth